

《日军士兵战场日记》译者序

李一杰 吴绍沅

在以沉痛的心情悼念 70 年前南京大屠杀 30 万遇难同胞时，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意义有三：

其一，通过本书序文、解说及后记，读者会又一次真切地了解到震惊中外、法理不容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一直存在着的激烈论争。尽管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早已根据多方证据及幸存者证言，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判处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绞刑，但松井的灵位却入祀日本靖国神社，并迄今仍受到日本多位内阁大臣甚至首相的参拜。日本右翼分子更是不遗余力在报纸杂志甚至电车广告上大肆鼓吹“当事者证言是战胜国单方面捏造”（虚构说），“是幻觉”（幻觉说），“屠杀是由于俘虏暴动逃跑才开枪”（自卫开枪说），“只有少数数千人”（微不足道说）等等，其目的非常清楚，即为侵略战争翻案，妄图东山再起。而日本正直的历史学家如洞富雄教授、藤原彰教授，正直的记者如本多胜一先生以及学术组织“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则针对当事者和幸存者做了大量取证工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给上述否定派的奇谈怪论以有力驳斥。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对否定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反对派一时间沉默了。而在本书出版后一个多月，东京地方法院却将出版和编辑了第十六师团士兵战场日记的东史郎、下里正树和青木书店判为有罪，更反映了否定派之气急败坏，妄图以此扼杀有关资料出版，阻碍日本人民对历史真

相的了解(此诉讼系否定派煽动当事人所为)。而政府法制部门的介入,既说明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及激烈程度,也反映了右翼势力的日益猖獗,我们不能不对此密切关注。

其二,本书之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影响如此巨大,就因为它是出自当时、当地、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且来自加害者一方。由于当时日军控制极严,从日常检查到返国时的行李检查都非常严格,因此资料很难通过。从本书可见,在山田支队执行屠杀任务的12月16日至18日甚至更迟一段时间,常有被抹消、毁损,甚至连续数日缺少记录的情况(如第9节(新妻富雄)阵中日记12月16日至20日缺),还有透过抹痕解读的,或者是写在纸条上夹在日记本里的(如第10节大寺隆阵中日记)。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直接记载,多只有两三句话,但这简短的两三句话,却是原原本本,清清楚楚,互为印证,真可谓字字千斤,铁证如山!从当年的小心记载、避过检查,到如今历经半个世纪的保存,有的日记作者已高龄故去,这样的资料确实是真正的史料,是非常珍贵的;也是日本右翼势力非常害怕、无法反驳的!为了伸张正义、防止侵略战争悲剧重演,日记持有者毅然支持公开发表,即使明知这样做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因此本书19位作者中有17位不得不隐讳真名)。由于本书是参与者当时逐日所记,因此原原本本、明明白白地记载了诸如山田支队执行的集体屠杀人数、地点、时间,尸体处理时间、方法,屠杀是出自“军的命令”;证实了当时日军进展迅速,基本上没有后勤保障,几乎全靠掠夺(书中称为“征集”)来供应人吃和马粮;这场侵略战争系出自日本天皇的敕谕,要议院通过战争的追加预算;为了迅速扩大兵源,动员令已下到了30岁以上的后备兵(山田支队即主要由后备兵组成,详见藤原彰教授的解说)。这些第一手的记载,勾画出了当年侵华日军方方面面的真相,对肩负维护21世纪中日和平友好重任的我国人民,是不可不了解的珍贵资料。

其三,日军侵华战争发生在70年前,生于50年代以后的人们对此没有直接的感性认识。科学技术在进步,未来的战争形式与70年前相比当然大不相同,但是侵略战争的本质、亡国奴的悲惨、国力低弱文化低下的国民之屈辱痛苦、命如草芥,是不会有有什么大的两样的。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这些侵略者笔下真实的记载,体会一下侵略者的心态,体会一下侵略战争的本质,好好思考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主人,当如何发奋图强,强国富民,才能保证中国再不受人欺侮,才能保障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不受干扰地得到成功。

本书编者之一藤原彰教授,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团长。1948年藤原彰教授访问南京后,利用日军上层文件、战斗详报、当事者战场日记、记者现场报导等资料,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一书,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因、责任及日军本质作了深刻分析。藤原彰教授还编有《新版南京大屠杀》、《访南京大屠杀现场》、《南京事件回顾》、《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等论著。其中《访南京大屠杀现场》一书系“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第二次访问南京后所编著,包括日本许多知名学者如吉田裕、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高崎隆治等人的文章。本书另一位编者本多胜一是日本知名记者。本多先生任职于《朝日新闻》以来,即以其正义的立场、科学的观察、客观的报导,在边缘民族研究、越南战争、美国黑人社会等诸多领域斐声国内外,多次获国内外记者奖,而又拒受右翼杂志《文艺春秋》授予的“菊池宽”奖,其铮铮傲骨,令人钦佩。^①本多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日军侵华罪行的记者,早在1971年即以《中国之旅》为名在《朝日新闻》连载并出版单行本。再次访华后所著《通往南京之路》一书系作者沿当年日军进攻南京

① 以上资料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外名记者丛书·本多胜一》一书。

的路线,于相同季节时间,采访幸存者及旧址,并用日本方面史料对中国幸存者证言加以证实而写成,公正、科学地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本多先生的另一本书《在中国的日本军》影响也很大。本多参与创建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先后去南京采访3次。该会出版了10部有关著作。另一位编者小野贤二先生,参加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致力于收集日本老兵的战场日记。作为一个普通职工,小野贤二先生在工作三班倒的间隙,辛勤努力,为抢救珍贵史料作了很大贡献,从本书后记中可窥见本书日记收集之不易。本书序言及后记中提及的洞富雄教授,是日本最早提及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知名学者。洞富雄教授于1967年出版的《近代史之谜》首次提起南京事件。1975年又出版《幻觉化活动批判·南京大屠杀》,1982年再版改名为《定版·南京大屠杀》,并编有《日中战争史料·南京事件I、II》资料集及《南京大屠杀的证明》史料,文献详尽,重点驳斥“虚构说”及“微不足道说”。

本书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但只反映了其中一小部分,这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必须了然的一点。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显示,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进行了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其中零散屠杀的尸体经慈善团体收埋有据可查者达15万余人,遭日军有组织地集体射杀、焚尸或投尸长江灭迹者19万余人,集体屠杀地点达48处之多(见附图1,引自《南京大屠杀图证》)。本书作者所属之山田支队,仅为当时侵占南京的日军各部队之一,执行集体屠杀的场所仅为48处中之两处。当时侵占南京的日军各部队受命执行在短期内屠杀大量被俘中国军民,尸体处理很困难,已使沟壑为满,甚至汽车入城门竟需在尸堆上碾过。山田支队由于处在长江边,便于将尸体推入长江,由江水带走,因此其一次屠杀的规模较大,第一天(12月16

日)屠杀了所收管俘虏的 1/3,第二天即分在两处屠杀了 1 万余人,当时认为是规模最大的现场(见附图 2,引自《南京大屠杀图证》)。实际上还有比这规模更大的屠杀,谷寿夫(已于南京审判中由我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 12 月 13 日晨在燕子矶江边用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逃到江边想去江北避难的 10 余万难民和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有 5 万多人被害,大量尸体漂浮江面。本书第 14 节〔大内利巳〕阵中日记也记述了作者因住院,康复后于 12 月 26 日归队到南京,还看到扬子江边枪杀败兵处尸体堆积如山的情景,反映了别的部队执行的另外一次集体屠杀,因为这时山田支队已移防滁县。所以本书只是南京大屠杀一部分的铁证,而不是包含全部数据的资料。

本书也记载了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很大。在两个多月中,第十三师团战死 2500 人,山田支队战死 679 人,不得不急速补充 4 次。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还一再修改兵役法以扩大兵源。本书还真切地记述了那些被拉上战场的士兵思家念子之情以及匆匆碰面时互祝健在的心情,他们对被害者从同情的良知到平静地杀人而不犹豫,处处说明了侵略战争把善良的人变成凶手之可怕可憎,侵略战争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厌恶战争、企求和平幸福生活是人类的共性,表达了这一思想的本书从而又是极为优秀且非常真实的战场文学。但愿日中永不再战,但愿世界永远和平,我想,这也是提供这些战场日记的日本老兵或遗属的共同心愿,是本书编者和日本大多数人民的心愿。谨以此译本献祭于 70 年前惨死屠刀下的南京 30 万亡灵,并作为对东史郎先生、下里正树先生及青木书店的声援。

正因为有本书编者、提供这些战地日记的日本老兵或其遗属,以及更多类似珍贵史料的发掘者、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理解了日本

广大人民和正直的专家学者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的,也让我们对真正实现中日友好、永不再战,共同构建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人类社会充满信心。这也是本书在 70 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出版的意义所在。

(作者李一杰,北京五金公司离休干部;
吴绍沅,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刘兵)

更 正

2007 年第 3 期	误	正
第 64 页注①	中英特务	中英特务合作
第 78 页注①	约培训约	培训约
第 87 页第 2 行	中合作美所	中美合作所
第 133 页注②	抗战李云汉	李云汉